

1897年

第

卷

策

26

期

時務報

第二十六冊



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日

時務報

第二十六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時務報第二十六冊目錄

說羣自序

新會梁啟超撰

民義自序

順德麥孟華撰

民義總論

順德麥孟華撰

工部等部議覆華侍御講求務本至計以開利源摺

保定陳太守啟奏清苑勞大令乃宣代分直隸全省府州縣時務報公啟

擬裁海河淤嘴圖說 條議附裁挖淤嘴辦法章程

天津來稿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租戶來函論小車不宜加捐二則 商務公所議英在中國應有鐵路之利 上海

工部局歲會情形續第二十五冊 勸中國女子不宜纏足 檀香山禁止日本工

人 繼父誑女破案續第二十五冊

路透電音

桐鄉張坤德譯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地球蠶業 美國總統演說 論中國去年貿易 論美聯布哇 論美國新關

稅法 論俄制朝鮮 朝鮮擬償日本債 臺督招募土兵 臺灣紅頭嶼記 論

土耳其軍艦 馬尼拉爭戰記 論黑死病症 日相論制定憲法來歷

時務報館文編續第二十四冊

揚子江籌防芻議續第二十五冊

德國雷諾原稿
江蘇張永燧譯述

說羣自序

新會梁啟超撰

啟超問治天下之道於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羣爲體，以變爲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啟超既畧述所聞，作變法通議，又思發明羣義，則理奧例賾，苦不克達。旣乃得侯官嚴君復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犁然有當於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聞南海之緒論，見二君之宏箸，或聞矣見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內演師說，外依兩書，發以淺言，證以實事，作說羣十篇，一百二十章，其於南海之緒論，嚴譚之宏箸，未達什一。惟自謂眎變法之言，頗有進也。叙曰：記曰：能羣焉，謂之君。乃古之君民者，其自號於衆也曰孤，曰寡人。曰予一人，蒙竊惑焉。孤與寡世所稱爲無告者也，而獨以爲南面之名，則樂之。經傳之謚汗君也，謂之獨夫，謂之一夫。聞者莫不知爲惡名也。吾不解予一人之訓詁，與獨夫有何殊異也。今夫千萬人羣而成國，億兆京垓人羣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國與天下者，則豈不以能羣乎哉。以羣術治羣，羣乃成。以獨術治羣，羣乃敗。己羣之敗，它羣之利也。何謂獨術？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君私其府，官私其爵，農私其疇，工私其業，商私其價，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鄉私其土，黨私其里，師私其教，士私其學。以故爲民四萬萬，則爲國亦四萬萬。夫是之謂無國。善治國者，知君之與民同爲一羣之中之一。

人因以知夫一羣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羣合而不離萃而不渙夫是之謂羣術天下之有列國也己羣與他羣所由分也據亂世之治羣多以獨太平世之治羣必以羣以獨術與獨術相遇猶可以自存以獨術與羣術相遇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彼泰西羣術之善直百年以來焉耳而其淳興也若此今以吾喜獨之質點而效人樂羣之行事是猶飾西顰於嫫眉蒙虎皮於羊質是以萬變而萬不當也抑吾聞之有國羣有天下羣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國羣則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羣則猶未也易曰見羣龍無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其斯爲天下羣者哉其斯爲天下羣者哉

說羣全稿以次印入澳門知新報中自記

民義自叙

順德麥孟華撰

顛等圓趾等方支等四官等五而百千萬人皆戢戢類首仰息於一人者何也曰以其饑能食之寒能衣之愚能智之危能安之也古先哲后撫有天下劬勤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問其經營之實則曰保我黎民而已書曰民爲邦本記曰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又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故絲粟之細，雞豚之畜，庠序學校之規，田廬事畜之計，靡不昕夕皇恣條緯，規鑑撫之如家人，訓之如子弟，上善其事，下受其成。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縫裳，則寒；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君者，民之父母也。子年未成，不能事事，則父母鞠之；民智未開，不能事事，則君尸之。天下無百年仰給於父母之子，亦無百世待治於君之民。子而仰給於父，則席賴緒業，匪愚則惰而子害，米鹽苦辛，閔於鬻子，而父亦害。以子仰父，且猶兩敗。況以億兆之嗷嗷，舉凡飲食衣服起居動作歌誦啼笑之瑣屑，悉授權於司牧之一人，以策其事，事而善也，生聚教訓，焦慮敝精，宵不得衣，旰不得食，而君窘於民，少有不善，則父不得有其子，兄不得有其弟，妻不得有其夫，饑療頑頓，而民窘於君。君窘非所以爲治也。民窘尤非所以爲治也。事善亦害，不善亦害。謀治者不幾無術矣乎。麥孟華曰：天下固未有具耳目手足而可不事其事者也，未有舉天下之人皆不事事而待一人之事其事者也。耳目能視聽，手足能操作，心意能思慮，而膠之縛之，錮之壓之，使不能自立，賊民者也。甘受膠縛，錮壓而不視聽以衛耳目，操作以瞻手足，思慮以潛心意，自賊者也。智者賊人，愚者自賊，賊人者勞，自賊者佚，勞佚俱失。

智愚兩仆。欲振其弊。莫若互其勞佚使之均。民有耳目。民視聽之。民有手足。民操作之。民有心意。民思慮之。不奪上權。不侵上事。不悖上令。不勞上力。而饑者以飽。瘵者以腴。頑者以慧。頓者以強。安上全下。計固無有善於此者也。且變法之道有二。變之自上者。其效易而速。變之自下者。其效遲而大。日本二十年前。其守舊與我同。睦仁削去侯封。改用西法。十餘年間。蔚為強國。此變之自上者也。嘉慶以前。英猶守舊之國也。道咸之間。民間立會。講求農學。英廷僅貸金錢以給之。教會諸人。分建學塾。國帑止撥一萬以助之。其餘一切工藝機器。皆民自興創。今則農部商部。設為專官。學校之費。歲逾百萬。富強著效。遂冠歐洲。此變之自下者也。中國沃壤二萬餘里。物產二十六萬。地界溫帶。人尤靈慧。黃人之種。二千年神明之胄。寧瞑瞑以淪胥者哉。上不變法以新民。下不得不興利以自衛。誠能急為經營。善其緯畫。十年而後。百弛畢張。民勢既強。國體亦振。英之成效。亦可觀矣。若猶痺昧爾曹。則獷民內訌。強鄰外瞰。四萬萬生民之命。數千年孔子之教。二帝二王歷代文明之古國。必有不忍言者。與其仰司牧之代更化。無寧自更化以濟司牧之窮。與其贈它族以勅改革。無寧亟改革以拒它族之逼。謹最其要圖。條為八事。為三十二篇。顧炎武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是固保種族存國教之先務歟。其亦海內魁桀之所宜有。

事者歟。

民義總論

順德麥孟華撰

泰西何以強。民智也。中國何以弱。民愚也。民智則能自治。能自治。則荒闕痿舉。而國強。民愚則不自治。不自治。則孱僇偷息。而國弱。同此血氣。而運動均。同此支體。而操作均。同此覺識。而思慮均。顧乃智愚懸越。若是其遠也。曰。西民人謀其身。人食其智。專以操業。羣以慮事。眇眇覃思。競於新法。其智宜也。中國之民。捐精塞慮。傀儡盱盱。束身翹踵。仰治於上。瘞萬人之身。以操作於一身。鍵萬人之心。以思慮於一心。莽莽大地。芸芸生計。豈一人之力可逮哉。樹藝之新法。製造之新藝。政治之新學。又豈高拱肉食者所能代謀哉。悠悠千年。仍此拙陋。農日以荒。商日以絀。工日以窳。士日以費。愿者如辛寤陸。而安之若命。黠者亦徒悍諄咨。而思振拔。於是靈慧之種。獷瘁乃如黑人。博腴之壤。凋萎乃如貊鄉。烏乎。冥其心。以待人之嗾馭。奮其力。以仰人之哺豢。犬馬之道也。犬馬其民。固爲罪矣。彼黜墜心力。佻佻蜷局。曾不思自別於犬馬。寧曰無罪歟。寧曰無罪歟。

曰。西國上無鈐壓。人能自主。力有不舉。上佐助之。智有未逮。上振發之。民權旣重。故能自治。中國君權素尊。事總於上。民有舉動。官必監察。下有論議。上必禁阻。旣非自

由故難自治。是固然矣。然中國文網雖密。遏抑雖深。而民之藝植。上未嘗禁其蕃茂也。民之牧畜。上未嘗禁其孳息也。民之貿遷。上未嘗禁其流通也。民之造作。上未嘗禁其精巧也。民之學問。上未嘗禁其講求也。民之善舉。上未嘗禁其任郵也。以至一切身家之計。若耕稼。若紡織。若茶絲。上未嘗禁其變法圖新也。上何嘗盡奪民權哉。而民顧盡推其權而委之曰。吾無權。吾無權。無權非所以任事也。於是游惰酣嬉。百廢不舉。棟折榱壞。坐受壓斃。是亦猶家主責僕役以恭順。而爲之僕者。乃飢不敢食。寒不敢衣。而曰。主之令我固如是也。故夫中國之敝。民生之困。上之鈐壓其下者。害其一。下之待給於上者。害其十。上之墜墜不事者。害其一。下之委情不事者。害其十。上欲愚民。不能使民不自智也。上欲仆民。不能使民不自立也。若夫民自委情。則己之身家。視爲上事。大言迫身。待上而去。大利委地。待上而興。甘受困苦。習爲固然。小民身家。寧不自愛。而固漠然坐視。無亦曰。撫字者。牧民之責哉。夫宅人之愛吾身。與己之自愛也。孰愈。宅人之謀吾身。與己之自謀也。孰審。雖駉豎而知之矣。況夫高拱肉食之司牧。未必果其愛我而代謀也。烏乎。是則惡可久恃矣。

然吾聞古聖治民之道矣。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黑孝子治兼愛尙同之言者也。曰。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則不可爲政。民自爲

謀。顧可求治邪。曰：春秋之義，世有二等。據亂之世，獷獷莽莽，罔識君民，升平之世，以君統民，事總一智，萬愚受治，權屬一尊，萬卑受成，以一人而任衆人之事，則衆人不可紛擾，以亂之也。故民皆斂其力以待用，馴其氣以聽命，聖人非欲愚民也。民愚，因以愚道治之也。久之久之，而智者失智，愚者安愚，則權墮，事敗而不可爲治矣。不能不進之，以太平。太平之世，萬力畢奮，萬智畢張，尊仍於上，事分於下，故升平之治，君勞而民受成，太平之治，民勞而君受成。且天生民而立之，君師之牧之，保之，傅之，將以善其事，而使之得所也。古者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農部之掌，隸於司徒，營其溝洫，辨其饒鹵，簡其核器，察其種稂，一耕一斂，君親省之。今則墾田任力，上不過問，而民自爲計矣。古者數罟有禁，幣市有制，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繫牛騰馬，游牝於牧，一鷄一豚，君親慮之。今則畜牧贏敝，上不過問，而民自爲計矣。古者百穀之播，果實之鬻，山林之焚，木樹之伐，筦蒲檀栢之守，薄芋絕苴之制，皆總於上。一草一木，君親督之。今則種植萎廢，上不過問，而民自爲計矣。古者陳物辨肆，爲立司市，肇牽車牛，爲議以關，詐僞僨匿，則有罰，量度涇制，則有準，一絲一粟，君親謀之。今則貨滯末病，上不過問，而民自爲計矣。古者考工有官，用器有度，一物一器，君親勸之。今則精巧皆枯，上不過問，而民自爲計矣。古者發政施仁，必先無告，定制養窮，俾有常餼，一啼一呻。

君親恤之。今則生老死苦。上不過問。而民自爲計矣。古者家塾黨序。術序國學。遍於國中。立學之地。上定其數。入學之年。上定其期。一絃一誦。上親課之。今則廢學失業。上不過問。而民自爲計矣。古者婚嫁之禮。歌舞之樂。醫師之職。道路之治。厥有定制。一舉一動。上親稽之。今則廢弛無害。上不過問。而民自爲計矣。故上而任事也。則不識不知。順受帝力。相忘焉可也。上而不任事也。而猶偃仰安坐。側身待衣。翹首待食。則是保母既去。而嬰孩猶呱呱以索乳哺。其不餒而致斃也。幾何矣。

且西人之言生利分利也。生溢於分者國恆富。生減於分者國恆貧。中國地利不盡。工藝不昌。小民窮蹙。無以自活。農家作苦。晨夕勤動。足胝無毛。脛痠無肢。終歲所入。僅充藜藿。歲雖中收。民猶菜色。少有凶旱。鬻及子女。委頓瘠殣。道路相望。通衢之間。乞丐遍地。蓬首垢面。甚於囚虜。饑驅寒迫。逃之外洋。瀕海諸省。歲以萬計。流離萬里。鬻身爲奴。操作勤苦。且被虐逐。弱者瘠骨溝壑。強者乃流爲盜賊。識字之民。百不一二。曠蝨頑陋。無異土番。民窮且愚。此所以窘弱而不振者也。且中國沃壤千里。地未爲瘠也。五金之礦。百物之產。冠絕地球。國未爲貧也。而乃仰屋咨號。束手待斃。民不聊生。日憂人滿。豈地獨靳寶於中國哉。則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而生利之道未善也。究子曰。地大而不治。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土滿則貨棄。人滿則業失。夫

以中土之膏腴。中民之勤儉。乃至貨棄業失而不能自保。天下之可痛可恥者。孰過是矣。

工部等部議覆華侍御講求務本至計以開利源摺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鈔出河南道監察御史華燁奏。歲入不敷。民貧財匱。請講

求務本至計。以開利源一摺。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華

燁奏。請講求種植水利。以開利源一摺。著該部議奏。欽此。據原奏內稱。自各國通商

以來。小民生計。日益艱難。故董勸農桑。講求物產。爲古聖王生財之大道。卽今日養

民致富之真源也。民力有所不足。必須官爲補助者。可分爲二大端。一曰廣種植。一

曰興水利。自兵燹以來。各省樹木。芟伐殆盡。蓋果品材木。足以供生人之食用者。其

利視五穀爲尤豐。夫種植之大利。其在南方者。一曰桑。曰茶。其在北方者。二曰葡萄

曰棉花。此四事者。辦有成效。力可行銷外洋。自收權利。此生財之道。在廣種植者。一

也。中國水利。惟江南各省。最爲講求。古今中外。良法頗多。約而舉之。厥有八事。引泉

築塘。開渠通潮。開井蓄水。用車填石。斯八事者。有水可引之處。固可因地勢以暢其

流。無水可引之處。亦可藉人力以收其用。此生財之道。在興水利者。又一也。且水利

之與種植。相因爲用。亦相濟而成。嘉樹密林。既能引泉致雨。可免旱災。而根蟠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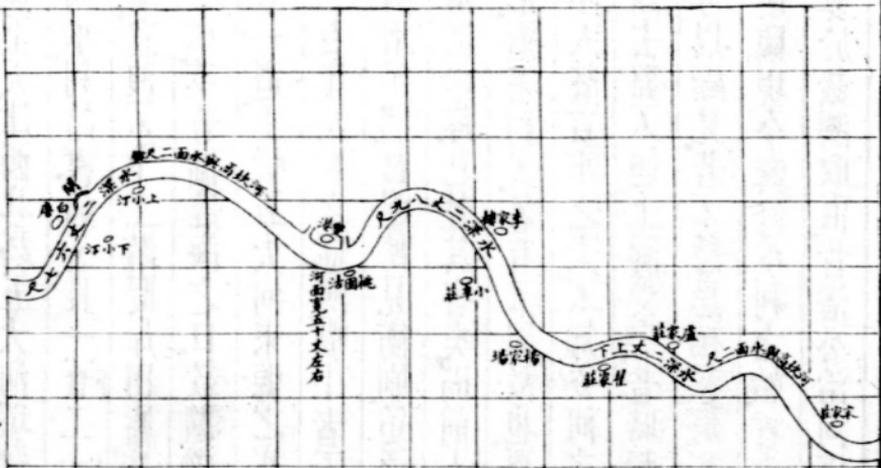
葉蓋地面當大雨時行高處泥沙不致隨流而下凡壅壓田畝淤塞河流之患亦可減輕應請皇上明發諭旨責成各省督撫轉飭府廳州縣各官將種植水利兩端因地制宜認真興辦等因臣等查廣種植興水利實裕國切要之圖然必地方官平素講求認真經理方能漸收實效自兵燹以後舊河堙塞日多良法廢弛已久以致水患日亟水利不興兼之種藝之經亦多不講地之腴者忽瘠民之富者忽貧現當庫款奇絀之時正宜設法修復以開利源該御史所陳自係目前當務之急惟各省風氣互異南北形勢不同因地制宜之方臣等無從懸揣未敢率行定議應請將該御史所奏各節鈔錄通行各省將軍督撫等轉飭所屬體察情形奏明辦理總期廢無不舉利無不興庶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至如何勸懲之法應請旨飭下各省疆吏申明定章認真考查毋得視為具文於激揚鼓舞之中寓圖置於豐之意所有臣等遵旨議奏緣由謹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工部主稿會同戶部辦理因往返片商是以具奏稍遲合併聲明謹奏

保定陳太守敬奏清苑勞大令乃宣代分直隸全省府州縣時務報公啟

敬啟者竊維方今天下定約一十六國通市五十餘年開關三十餘口交涉之事浸以蕃滋於是有志之士莫不以通知中外情勢為急然官職之攸司道途之遠隔身

所未經見聞有限。雖馳思域外而終不得其要領。則莫若廣閱報章。究心時事。以爲增益聞見。擴充學識之資。泰西各國報館盛行。其實師吾古者太師觀風。輶軒采俗之意耳。邇來各省市岸爭倣其制。報館林立。無慮數十種。然論說繁興。各有偏弊。士大夫斥其龐雜。屏置不觀。固其宜也。光緒初元。滬上製造局專譯洋報。期以通知外事。考求彼己情勢。輯爲西國近事彙編。軍事初靖。中外諸公。益以選譯西報爲請。由是官書局彙報。創於京師。而上海時務報館繼之。數月以來。亦已通行各省。查時務報館。每旬出報一本。首論說。次論摺。次各省新政公牘章程。次譯英法俄文各報。次電音。次東文報。末附各種新書。識論明通。采摭翔實。有關閎旨。無取瑣聞。一洗從前各報之弊。津保同人閱者日衆。昨奉_臬藩憲面諭。謂此報切要。閱通有裨。時政現湖北全省。皆奉憲札閱看。直隸邇在京圻。交涉事廣。凡在同志。究心經濟者。皆宜披閱。又驛程遠阻。郵致爲難。因命縣署經理其事。令各府廳州縣署中。及各屬書院。均須訂閱一分。並勸令僚友士紳。廣閱此報。藉以增益聞見。擴充學識。爲此遵照。函知務請仰承憲諭。迅速訂取。並多方勸諭紳民。廣爲閱看。使周知情事。以成識時之俊。用副上臺開拓風氣之美意。想閣下留心經世。必以先覩爲快也。再接函後。望迅爲賜覆。以便電知該館。一面開單上呈憲覽。所有閱報章程。另紙附上。

古道一灣也今查通河淤塞惟此灣尤甚繪成簡明圖頁便資觀覽能將杜莊灣嘴一併取直則尾閘通暢上游之水患自除實於地方商務全局均有裨益○是圖每方一里用羅盤對準方向河灣曲直測量水面高下河中深淺所有沿河村莊因重在河身未盡備登條議籌款辦法各章程另摺呈覽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謹繪

擬裁海河灣嘴條議附
裁挖淤嘴辦法章程
籌集裁灣經費條議

天津來稿

竊查直隸之水。來源繁多。不可勝述。至天津西北。爲五大河。環繞天津。迤東之二岔口。合而爲一。迄大沽海口。曰海河。攷水利諸書。通云長一百二十里。涇廣崖深。湍泆湍駛。潮汐迎托。牴牾洄漩。諸河之水。宣洩不下。上游隄岸田廬。皆受其害。所謂尾閘不通。胸腹皆病。前人云。欲治直隸之水。莫若擴達海之口。欲擴達海之口。莫如減入口之水。洵前賢之遠見也。伏查海河一道。上受五大河來源之水。所有河灣。年復一年。日衝日大。現循灣計里。已長有二百里左右之遙。灣嘴小者不計外。大者共七十餘灣。確詢沿河村莊耆老。據云。自同治年間。村邊稍見衝刷。迨至光緒初年。至今。灣嘴愈衝愈大。村莊房舍。半行刷去。海河兩岸。已見其害矣。而前人於此。未曾言及灣嘴一事者。大抵歲月變遷。今昔情形。通塞利害。各有不同故也。要知凡有灣嘴處。所水流延緩。沙停受淤。水難暢洩。近年人皆言水之大。不知五河之水。不能暢達入海。焉得不漫溢田廬。東衝西刷哉。是以去路不通。上游受害。昔時輪船入口。逕達紫竹林。今輪船竟難抵埠。其淤塞之甚。可以顯見。若不急思補救。將爲患更甚。查海河爲五大河會歸之路。直省全局利害所關。現今興修水利之始。首當先除水患。先除水患。必須先暢其去路。暢其去路。莫要於裁灣取直。昔潘公治河。逢灣取直。遇嘴切沙。

千古之卓見。當時之良法也。現查紫竹林以東掛甲寺西口門起。至賈家沽道村北小口門止。一大灣嘴。弓背長十四里餘。弦長五里餘。上下水面高下二尺左右。水至而流緩。沙停則淤仰。該處土人云。一灣抵三閘是也。急宜將此處裁灣取直。以順水性。俾來源暢流入海。庶可水患悉除。再將賈家沽道對河。至杜莊村南。直長二百餘丈。一併裁去。此所謂通計全局。非爲一河之計。去路旣暢。則上游猛勢自消。誠事半功倍也。查此大小兩灣。其中小灣十餘處。此兩處係海河第一第二灣嘴。先行裁去。以保全河之通局。否則此處淤塞已久。將來水勢盛漲。不但本年所堵掛甲寺已開之口。難保無虞。復恐馮家口以上杜莊一帶各灣。亦不無衝決之慮。今擬先裁直此灣。庶使來源至此。併流直下。藉可衝沙刷淤。以觀後效。試看來年水勢大小。河中淤塞如何。後再計議。白唐口以上大灣四五處。應否裁挖。白唐口以下之灣。留爲抵禦潮汐逆流之用。如遇海水泛嘯。亦可作上游之保障。所有查勘海河淤淺情形。理合度察形勢。繪圖貼說。上陳鈞覽。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憲裁。

謹擬海河裁灣取直通籌全局辦法章程十二條繕呈憲核

計陳

一擬兩處裁灣取直。現量杜莊村南。至賈家古道村北口門對河。止長二百十丈。又

賈家古道村北口門起。乘坐小船。量得至掛甲寺大口門止。共長九百八十餘丈。約共長一千三百丈左右。擬開河面寬四十丈。地勢高低不一。擬挑深均約一丈六尺。此數水落。再行測量深淺。用兩面三坡。每丈土五百六十三方餘。約共土七十三四萬方。除用機器汲水外。約估每方銀三錢。共合銀二十二萬左右。

一估新河深一丈六尺。愈深則泉必愈旺。人工肩水。須要日夜不停。力恐難繼。擬購買出水機器三副。約銀四千五百兩。每工長五百丈。用機器一副汲水。以便人夫省力。不誤挑工。用畢。將機器存局。如遇有各處河工內有水方價值者。除動用機器人工外。將所估水方錢文節省。作為補還購買機器之費。

一直河土方。先挑深六尺之土。墊作馬道明坎。每日每人約可挑土一方餘。以後約可均挑土三四五尺上下。均約每日每人挑土五尺。約共土七十三四萬方。應用人夫一百四五十萬名。除風雨停工。並小建外。約計一百天報竣。每天人夫一萬四五千名。如調營勇挑挖。每營出隊八成。須用三十五營。方價照每方估計。銀三錢。減半發給營勇。津貼筐掖之用。約計銀十一萬左右。恐土方太多。未便全歸營勇挑挖。如半用民夫。半資勇力。約計銀十六萬餘。

一挖河出土。兩面馬道。擬留各長五丈。現量窪內水深。均四五尺不等。將來須墊

馬道高八尺。俟伏秋汛水漲發。比較今年七八月間水勢。可以露出兩岸。高二尺上下。凡有輪船鹽船沙船夾板小輪等船。日夜往來。均擬兩邊露出明坎。出進方便合宜。至馬道墊高八尺以外。再行出土平鋪。應俟掛甲寺口門合龍窪內水落於承辦時。相度形勢。隨時詳細斟酌。

一開挖民地。兩灣共合地八百六十餘畝。每畝擬均給地價。約銀五六兩。合共銀五千兩上下。發價時應卽地之肥磽。酌定錢之多少。再分地戶得銀若干。佃戶得銀若干。以昭公允。而杜爭端。清丈時。發給執照一張。准其到局領價。不折不扣。並免去該地糧租。至每畝均給銀六兩。僮屬多寡不倫。再詢鐵路公司購地價值。仿辦可也。至墊馬道之地。窪下變成膏腴。無用發給地價。

一開挖新河。寬四十丈。兩邊馬道十丈。連出土所壓之地。約共有一百丈。內有墳地若干。俟水落時。再行查算某戶墳若干。每墳給遷費津錢五千文。當給墳主執照一張。內填每具棺。遷費若干。先行明示各村。准其墳主持票來局面領。不折不扣。並無分文花費。以昭核實。而示體恤。

一老河擬通水流。以資澆灌菜園。可免圍地廢棄。又不絕各村汲飲之路。必須仿照胥各莊洋閘。上下建修兩座。用活門做法。潮來自閉。潮落自開。使水流常通。免

致老河淤塞沿河各村民心悅服該建洋式新閘兩座如用各處廢閘石料折移約共需銀二萬五六十兩

一裁灣取直之議從前辦理倡自洋人民間恐此後河道悉歸洋人經理以致羣情疑懼出而糾眾阻撓此次統歸官辦工成之後將所墊之地仍歸原地主管業所建之閘放水灌園不准分文需索先行出示曉諭並准立石垂遠如此辦理輿情自順

一設局遴派廉幹之員清丈所挖之地查掛甲寺一帶地面大半爲天津鎮所轄亦須先期會同妥議並飭縣曉諭傳知所挖之地主限於某日到局報明有墳多少有地若干後再派員查對確實發給地價遷墳等費除限外票傳到縣詢其原由令其出結以免抗阻推諉

一俟窪內水落測量地勢高下劃出新河界址並勘估插簽新河兩岸五丈用一信尺所墊馬道之土取其上下頂平再用信椿一根完工時收考深淺丈尺以杜土夫等取巧舞弊而免河底高低不平

一擬築堵閉四處共長二百丈左右擬挑底寬十六丈面寬四丈高一丈約估椿草各料土方人工約銀一萬六千餘兩准辦時再行詳細確實復估合算並定高

低尺寸。

一定准奏請辦理。必須年內設局。委員丈地發價移墳。一切辦理妥協。明春卽行開工挖河。河工告竣。開壩放水。並卽一面動工。建修洋閘。諸事先有頭緒。始可次第就理。剋期蒞事。

謹將海河裁灣籌集經費酌議四條繕呈憲覽

計陳

一海河裁灣。創議於十七年。稅務司洋人德瑾琳。擬請將掛甲寺至賈家古道灣嘴裁去。開寬三十丈。深一丈六七尺。工長一千一百二十丈。共估經費。約銀五六十萬兩。深知一時欸鉅難籌。並請先行借用滙豐洋行之款。然後由太古怡和招商局三處輪船派捐。其派捐之法。按各船所裝噸數。每噸捐銀二錢。通年約有四千萬噸。可捐八萬兩之譜。分年陸續歸還。辦法甚善。現今估辦。擬開寬四十丈。深均一丈六尺。工長一千三百丈上下。約估經費銀二十八萬七千餘兩。應請仍仿照德稅務司原議。借款興辦。由輪船集捐歸還。此事於商務大有裨益。計該洋行及招商局。必可樂爲捐助。至工款旣較前估。節省一倍。所有按噸收捐。可酌定二三年。限滿卽行停止。以示體恤。如此辦理。庶鉅款應手而集。興工可以剋期。而籌還

亦不憂無者矣。

一長蘆鹽務爲直省財賦一大宗。海口各沽均係鹽灘。所有鹽觔悉由海河運載。向例每包鹽運至鹽坵。腳價錢四百文。現因掛甲寺以下河道淤淺。每船裝鹽較前不過十之五六。且須添絳夫起剝。種種多費。以致每包運脚加增至一千文。將來淤塞日甚一日。鹽船更難暢駛。實於國課民食大有關礙。今裁灣以後。河道深通。船行旣便。運費自輕。應於鹽觔內酌量每包勸捐若干。亦照上項酌定年限捐數。以示節制。想商情自當樂從。抑或請於運庫間款項下酌量提撥。

一江浙海運由滬抵津。一航直達。本極便捷。乃近年海河淤淺。海運甯船沙船。往往進口多日。不能卽抵。紫竹林甚至中途僱小船起剝。合計通幫剝價。所費不貲。而於漕務所關亦殊非體制。今裁灣一事。於江浙海運並稱利便。應請自致江浙糧道一體籌商。提款協助。

一海灣旣裁。上游五大河諸水。到此順流直下。可無梗噎之患。雖不敢必全河普慶安瀾。而盛漲時泛濫爲災。或可少減。必有陰受其福者。民田多一處保全。賑局卽少一分撫恤。河工少一處堵塞。賑款卽多一分節存。設如上項籌款。尙有不敷。應請於賑局以工代撫項下撥補。當無不給。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租戶

寓滬西人之有地產者

來函論小車不宜加捐二則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四月十五日

小車夫滋事之後，有自稱傍觀者，貽書本館，其辭曰：工部局不於事前首邀各租戶會議，諒亦追悔其疎矣。蓋此事非會議不可，如工部局稍有才識，幹旋於其間，尚可以釋衆忿而息人言。大抵局中總董，竟未思及才識兩字，使果早知，又奚至一無作爲哉。然及今之時，猶可靜想其中情節，但觀邀議之舉，樂從而簽名於單內者，皆嘗有權勢有體面之人，卽此可知衆意之所在矣。此次會議，度必有妥當辦法，顧吾嘗謂凡遇論事，或然或否，必有意見兩歧，而各持一說之處，斯言也。誠爲論事之正題。卽如小車月捐，自四百文而加至六百文者是也。當歲會之時，馬禮孫曾有逆料之明，預作防微之誠，無如聽者藐藐，今吾所欲言者，蓋以租界之富庶，而必斷斷焉從窮苦食力人之中，捐收如許巨款，其於租界聲名之增損，試謂何如。查閱歷年預算簿內，於今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議從三等人中，抽收捐項，爲數不下七萬兩。所謂三等者，卽係駕舢板船、挽東洋車及推小車之人也。以第三等人而論，所抽之捐，在近三年之內，已不止倍加於初，得斯進款，固爲可喜，而重歛若此，公平否乎。或言推小車者，獲利頗多，尋常之人業此兩年，卽可捨車而嬉，還家享用，然而吾殊勿信。惟馬

禮孫所謂假眉毛者。

甚言其苦狀

似猶可憑。又安而福曾論小車往來擠塞。有礙行人。易

壞街路。其言亦是。查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領照小車。計三千輛。今則倍之。約有六千輛左右。然則目前所應議論者何歟。要惟此捐之是否宜加耳。若謂租界之中。所有小車。或因捐重利薄。庶可漸少。是則吾人皆知將與從前倫敦馬車之事。適相類也。如將以上各層。商諸租戶。婉言曲喻。以動其聽。或者此次爲難之事。即可消解。總而言之。莫如將小車捐照。限以定額。使較現在所發之數更少。而月捐仍抽四百文。若此。則西人之名望。雖似損失於暫時。或尚可挽回於日後。雖然。各租戶亦當自咎其疎忽。常年出入各款。豈可漫不經心。亦不應聽憑一二局董之言。卽爲定論。吾今尚有一說。此卽韓能領事干預此事也。夫以一人而兼兩職。萬難周顧。日復一日。愈覺其不能勝任。盡人而知。前次英國新報中。登有議院所議本年駐中國領事署所需經費。另有五萬四千八百五十鎊一款。吾知在位者必不願加。至在中國所收之堂費。從未見其刊登冊報。其實領事衙門經費。並未動用國帑。聞有一處口岸。以入爲出。差可自給。其餘各口開支情形。有不甚懸殊者。亦有絕相類者。如果有人將此層意思。代西人公所。或商務公所。力陳於下議院。吾知決不至再聞不合於理之事。如強人爲領事。復兼按察司者。誠以人之必不能勝厥任也。

又有一租戶來函信中大旨議加捐應自五月起抑自七月起云。凡我界子權柄之人。若所辦之事。已與

他人訂立合同。我卽不應強其收回。此一說也。吾與另有一租戶意見相同。且冀各租戶終久亦將有此意見。現在工部局董事。非卽由各租戶所推舉者乎。貴館論彼之所行。有逾於我所予之權。果爾。則應由予權者與行權者兩造自相責辯可也。又何礙於第三造哉。以吾思之。決無礙及之理。譬有保火險經手之人。凡所經理保險之事。應否准保。俱有限禁。彼縱不遵守行規。或出於限禁之外。然在保險之人。惟知所得保險之單。爲有名望體面之保險行。應有事權之經手人所訂立。而簽字者。其簽字經理之人。或有不應爲而爲情事。無論該行主如何責讓。而所保之險。必應照賠。然則吾輩上海之行。亦必應照認經手所保之險明矣。所謂照認者何。蓋卽不肯成約是也。此約既由我之經手人與他人訂定。彼此相維以信。卽使經辦者。或有不合之處。終不能廢約而滋異議也。至於經手人所辦之事。我輩或不以爲然。或尚可原恕。或竟照辦。此數層者。若以公道評論。在尋常明理之人。應俟經手之人。如何申說。然後聽察而決斷之也。

商務公所議英在中國應有鐵路之利

譯倫敦東方報西三月十七日

商務總公所於上月在倫敦會議。有名威倫斯者。條陳其說。謂俄造鐵路。經過中國

西北省分利便實多。而中國政府近已允如所辦。其意蓋欲於北邊及中國適中之地。現在已有暨將來續造之鐵路。皆得相接。又查中法約章。准法國所造之鐵路。由東京表延接至中國之南方。現已見諸施行矣。所以此次會議。應請外務大臣。亦從我英屬之緬甸築造鐵路。以至中國邊界。庶可一體均沾利益。即宜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英法訂立條約所載中國允於雲南四川兩省所予法國之格外利益。英亦當援照以求同沾應得之利。一如法國與中國所訂之約。並請駐印大臣。開導印政府。使知所議。從緬甸而暹羅而中國之鐵路。其在印度地段之內者。關係甚重。即應測量估價。迅速辦理。尤冀我外部商諸暹政府。促將此要緊鐵路之在暹羅地段者。亦趕早量估。公所會議之大旨。蓋因欲使英在中國得與俄法齊驅。勿致瞠乎其後。誠非若此辦理不可。故願公所長即將會議之意見。轉達於政府。以上皆威倫斯之條陳也。又言緬甸中國之間。必須通有鐵路。已屢經眾商再三陳請。而印政府多方阻之。格不能行。是可爲之歎息者也。夫印度邊界商務。極應振興。而彼政府轉力排眾議。一若不欲商務之興起者。何其計之左也。度其所以拒此便商之捷徑者。似恐強鄰之伺我可乘而致其攻襲也。或且以爲英之保守地方。係得有勢位之人。專便一己之私圖耳。不幸而遇此等庸碌之官。每輕視商務。但知鐵路之

築爲利行軍。其心已快然自足。無事他求。若此者固亦未可厚非。然在商人之意。必冀有此鐵路。使商務暢通。可與隣近各國互市而收美利。至若近時漢密爾登爵臣。於條汪恩所問鐵路一事。其回答之辭。殊出人意表。殆亦將效法沙侯乎。漢爵臣之言曰。果造鐵路。必先俟彼集有力足公司。方可相助。而於商務公所議請估量開辦各節。忽不置念。商人愈以造鐵路爲當務之急。惟其造價約需一兆鎊。或二兆鎊。若未有機匠測量工程。估計實價。先後具報。又焉得有人願集股本。且公所所請各層事尚易舉。殊在情理之中。而印政府語我曰。試先造爾之鐵路。或顯有充足之公司。力能辦此。然後視吾力之所能及。以助厥成。若如所言。則株守而待。不幸孰甚。政府既將商人可得之大利。膜視玩忽。而作此答說。公所即應申駁。況俄法之在中國。已得有如許之利。印政府及我外部。正宜力助商人。以維持英在中國能有之利益。今造鐵路一事。印政府若是之非理相拒。我公所不獨必須申駁。尤當稟諸首相。權其得失。裁決施行也。時有湯克斯者。附和其說。亦從而贊之曰。我等今日所議應辦之事。印政府及我外部。恆覺不甚着意。應請其如俄法政府之所爲。則而效之。彼皆重視商務。必爲之保。有其利者也。我外部亦宜將鐵路測量估造等事。卽行籌辦。由是在座之人。咸以威之條陳爲然。已允照辦矣。

今觀瘟疫盛行之處。距滬不遠。

指香港言

吳淞所有瘟病醫院。仍宜舉辦。其浦東所有避

除瘟氣之處。

凡動用各物及衣服等件。觸受瘟氣皆用藥洗曬。

亦以仍舊爲是。

上年會議所定大工。如燒拉圾機器。及大馬路市場等。皆未舉辦。其所以未舉辦之故。請縷陳之。拉圾機工部局機匠。請先將上海拉圾。稍爲試燒後。再大行興辦。方不枉費。當卽如法試驗。後該將以用所議之機。焚燒東邊拉圾。需費過巨。非重試驗。不敢保請工部局置備機爐。現該匠仍在試驗。務冀得一相宜之機。燒除拉圾。以租界當今之急。未有如改革現在消除拉圾之法也。燒拉圾之舉。辦稍遲。固屬不幸。然使未經試驗。遂謂無論何機。卽如我常聞之印度機。亦可合用。率行舉辦。未有不僨事者也。轉不如稍候時日。庶拉圾機既設之後。不致復有不合用之患也。

市場及操練場。上次各租戶歲會之後。卽行繪圖。其圖樣已寄至英國。交各行將鐵

鋼各工程。彼此議價。

孰賤則歸孰承辦

一俟議價寄到。卽可與本埠木作。訂立合同。如本埠

合同。訂在上年夏秋之交。其議價必較現在尤爲昂貴。以彼時工料市價。反復無定。各行不願預議大工價值。耳按照局報一百三十五頁之中市場。現需造價十八萬八千五百兩。較之從前所估之十五萬兩。固多三萬五千八百兩。而工作所需時日。

約在二十個月左右。本年僅須開支十五萬兩足矣。至市場可得入款。余上年條陳辦法之時。曾言該市場及虹口市場租銀。并計每月可入一千二百兩。除付借款息銀外。每年可獲三千七百八十兩。應歸入儲還借款項下。該市場造價。雖照以上所言。有過從前估價之數。而所估入款。亦較有加增。兩處市場。現在每月可收租銀一千九百兩之譜。卽歲入二萬二千八百兩。除付息銀九千四百二十五兩。再照此數撥歸儲還借款項下外。其地價所需六萬二千二百十六兩。卽再照長年五分付息。以入抵出。實有餘而無不足也。

租界按設巡捕。照局報所附度支情形。比所估少費二千兩。其所設自來水。少費二千兩。又電煤各氣燈。少費一千兩。其清潔所。及醫藥所。恐南方有患瘟疫者來滬。曾另備房屋。幸未住用。而所費因之較所估加多一萬兩。其中四千兩。爲在吳淞設立醫華人患瘟疫者之病房。又醫生住房。及其辦公所用。所有在陸家嘴設立。避除瘟氣之處。及禮拜堂。以備西人之患病者所用。又侍病婦女所。所費共計三千兩。預算簿中。均未籌及。又在虹口添造房屋。及灑掃該處道路。又比預算多費三千兩。

機匠及丈量處。計多費二十兩。惟公家工程。所費均比所估較少。所有以前所言。較

爲緊要各工程。上年雖未舉辦。而本年預算簿中。又籌及之。大馬路所修之泥城橋。原議鐵質。需價一萬二千兩。今改建克爾佛式之橋。不久即可告竣。所需鋼料。已由本國寄到。其橋柱及水閘等價。將比原估之價。減少殊多。楊樹浦所設之新堅木橋。計費四千五百兩。業於上月告成。任人來往。其餘租界中各橋。共計修理費六千二百兩。上年預算簿中。議在虹口濱建造二新橋。又在永亨路及舒高忒路。各建一橋。隨後均未舉辦。其永亨路一橋。又籌入本年簿中。業已訂立合同。定價三千一百九十兩。駁岸不在其內。而原定之價。實計五千兩。工部局各房屋。如辦公所及巡捕房。歲收。共計五千八百兩。福建路及北河南路中間之北蘇州路。所需駁岸。因承辦之人。未能照合同。自巴尼屋辦得堅木。故未舉辦。而此處駁岸。已復籌入本年簿中。估價一萬三千五百兩。業已有人承造。立訂合同。定價一萬一千五百兩。北浙江路迤西之北蘇州路。所築駁岸。業已完工。估價三千兩。而所費僅一千五百兩。其餘各處駁岸。亦均修葺無遺。溝渠原議一萬七千七百兩。僅開支二萬四千兩。楊樹浦路。第一二三等段。開設總陰溝。自浜起至湛恩孫路之西。計費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五兩。而原議僅在第一第二等段。亦估計一萬二千兩。又在他處開設溝渠。原議一萬六千兩。工竣結算。計費一萬二千兩。惟其中永亨路所需之六百兩。及虹口一帶所需

之二千五百兩均歸入本年簿中矣。

街道所費如平道塗及砌階石。又開邊溝。共計多費五千兩。開闢及擴充街道計費六千兩。又在虹口覓得一地。可作爲公家圍園之用。其地求之已久。計價二萬四千兩。此款先未備撥。將來舉辦之時。尚需巨款。購買圍園。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卽經工部局核准。想諸君猶記憶之。惟其中爲難之處頗多。格不能行。是以至今始有成議也。

勸中國女子不宜纏足

譯英女士栗得爾來函

未完

有英國女士名栗得爾者。夙具才慧。所著論說。各大報館。嘗採取而錄登之。前來中土。游歷重慶一帶。今返其國。道經香港。郵書於本館。極言中國婦女纏足之敝俗。勸宜挽禁。苦口婆心。亦泰西巾幗中之矯矯者也。爰卽照譯其函曰。中國各處。現立有勸戒纏足之會。諒爲閱報諸君所樂聞而許可者。蓋皆知纏足之舉。不獨小女子經此痛苦。畢生受累。且每多舉步伶仃。艱於行動。以致懷孕臨盆之婦。或有因此而母子俱受其損害者。誠何取於此。而猶不悟其謬乎。四川有周茂才。常將此事。著爲一說。委婉動聽。以勸戒其鄉人。想諸君已早有所聞。周君邀集同志。各在單內簽字。彼此相約。自後家中婦女。不准纏足。凡有女許字。必先由其壻及壻之親長。寫有約據。

如婚後生女亦不纏足。如此禁約可稱美善。倘能推行漸廣。吾知中國各省必有聞風起慕。踵而效之者矣。重慶米孝廉按此與上文所言之周茂才皆依原文譯出是否無誤尚待查考亦有斯會。所

定規條與此稍別。凡在會之人。日後或不守會規。其家婦女仍有纏足。不能禁止者。

自甘罰鍰若干。米之兄某亦孝廉也。與其好學多能之友。曾將周君所作勸戒之啟。

在於長沙各處刊刷分送。又上海招商局陳君輝庭復在廣東印送周啟。按陳君所分公啟並

無周姓列名或係譯音偶異或啟雖非周撰而與周啟之意相同故即指為周啟皆未可知至五千分之多。吾尤冀中國在會之

人咸堅持而增擴之也。外國婦女之僑寓中國者。每見華女受此創痛。心殊不忍。曾

經聯名具奏。擬請中國皇太后皇上降旨申禁。當由駐京各國使臣之領袖。美

國欽使田貝。循禮轉交總理衙門代為進呈。而總署竟未上達於朝。今田君擬再力

請。然外國婦女前次列名簽字者。計有千人。尚皆盼候必冀此事得以上聞而後已。

彼等之意以為如蒙明降諭旨。民間自必懍遵。不難使纏足之事永遠禁止。或懸

厲禁。定一律法。其權固操諸君上也。其法維何。當定以限期。倘限外再有纏足之事

該婦女有應得夫男之封誥者。不准請給。其夫若父如係職官。縱容妻女違犯。或因

此而致傷損其足者。即停其升遷。尚有一法。限外有犯者。應罰令納稅。果欲挽此錮

習。所定懲罰之條。當無過於此數層矣。夫纏足不過扭於風俗。並非人人所樂為。若

既頒定禁律。則閨閣嬌娃。又何至自尋苦累。卽小女子聞之。必皆喜極。得以奔躍自如。亦猶吾等所見他國之雛女。同一舒泰。爲之父母者。不必再爲習俗所逼。坐視其生女之苦。爲之夫者。亦不致再聞其妻之怨。夫其所以怨者。以酷逼受此。而心恨之也。爲父夫者。不亦慰乎。將見婦女之足。任其大小。出於天然。他日相攸。當亦較易。蓋因率土同履。轉無苛擇矣。然後中國之人。可以悟女子天生之足。固極端正。雅有可觀。況纏足之惡風。究猶流行未久。若欲在纏足婦女中。求一人其志堅。其行敬。如孟子之母然。不可得也。正如自男子之中。求一人如孟子然。之不可得也。今值此多事之秋。各國皆宜自度其勢力。有備無患。緣此之故。尤必使其家婦女。同具勇往之氣。能有自保之力。若必扶婢媪之肩。始能細步。設或猝遇強暴。又將何以奔避哉。果能人人相戒於家庭。勿爲此殘忍傷瘵之事。毋使怯弱之幼女。或因束縛而致虧損。實可爲國家挽救頽風。上召天和。而下拯同類之疾苦。凡幼女守此禁約者。及年之後。應准在天足會之列。使轉勸他女子。必易感化。普天之下。人心之同。無不喜趨時尙。彼始作俑者。亦因趨時之故。遂致風煽波靡。禍極今日。現聞中國讀書明禮之人。皆知其非。羣起議禁。以時論之。固非卵石之不敵矣。吾更望嗜吸鴉片烟者。亦當如纏足之勿趨時尙。蓋纏足僅惡習害人之一端也。可不深戒乎。

檀香山禁止日本工人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四月廿三日

日本與檀香山齟齬之事

日本有未訂合同之工人前往檀香山該島不准登岸致啟爭端

檀神戶西字報接電稱日

本外務大臣大隈以此事檀香山官辦法有違約章列款不願交接之道業經飭令駐該島日本使臣與該島政府即行商議所有應商各款並飭該使便宜行事聞日本政府將有索償賠款之說大隈及海軍大臣西鄉於上月三十號晨具奏檀香山事並請派浪速兵艦前往該島藉壯聲勢當即奉諭照所請辦理該艦已於本月十七號開行約二十三號可駛抵該島嗣政府又與招工出洋會社各長商議後允准立有合同之工人前赴檀香山工作云

繼父誑女破案

續第二十五冊

滑震筆記

呵曰不然余但書兩函即得其詳一致城內某行一致渾屬明日六點鐘晤於此緣此事與邁之親相商易得手耳須俟兩函覆覆始克取決刻姑置之余即行自念明晚來賀蹤跡應洩露於呵掌握矣適有要症屬視次日赴病者卧所診治六點鐘事竣急躍入馬車趨倍克路默計來遲不能助呵剖此案達呵所見呵半睡瘠軀蜷卧椅間案列瓶暨缶罐等強水味觸鼻呵就化學吾知今日全廢於化學矣入內遽問曰汝檢悉否曰已檢悉是二硫養三余曰否否余詢汝邁雷一案也呵曰吾意汝詢

所化鹽質也。至論昨事，理非幽邃，誠如我所云。其中細節可味耳。惜無專律懲此。迂詐之人，余問果係誰何，罔邁胡爲。呵未及答，突聞門外足音，蹙然剝隊數四。呵曰：此卽邁繼父渾的旁克。函訂余六點鐘晤此。言頃卽呼渾入。其人進內，軀體殷壯，中長年三十許，髭猶薙無遺，面黃神狙，詐非善類。目灰色，光焯爍，睨余等脫帽置案頭，畧鞠躬。坐最近椅間，呵與寒溫。卽曰：此雕板函訂余六點鐘祇候，係由汝處來耶。渾曰：然來已遲，身不能自主耳。邁以瑣屑相挽，令余拂鬱，竊思此事胡可傳播。伊來殊拂我意，斯女性堅強，想汝亦鑒及。每意之所注，殊難鈴束。幸汝不與羣捕耦，余心稍安。第將不幸家事外揚，甚無謂也。徒糜貲財，汝亦何從索賀。呵徐言曰：適與若言相左，余必獲賀，所以操必獲之權，並非無因。呵言畢，渾支體震動，手套落地。曰：聞此言，令余忻幸。呵曰：排鉛板與手書無殊，亦能核定爲何人所作。斯語誠奇，然其中有數字，校他字漫漶，實有跡可循。試觀汝致函，凡遇 e 字均黓黓，乙字尾殘損，復有十四字，亦各具痕跡。此二字校易識別耳。渾曠目視呵曰：余行概用此機器排板，故歷久敝壞。呵曰：推測排板亦殊耐人尋索。余恆思自著一書，備述排板，暨人犯事之干涉排板者，探討於此。已歷時日，余有雕板函四，據云來自所尋之人。函中不獨 e 字乙字黓黓殘損已也。汝試用顯微鏡諦審，並見余所述十四字，亦痕跡宛然。渾矍然起，攬

帽曰無暇聆汝狂言。如獲賀。可照會我。呵櫬戶曰實告君。賀已獲矣。渾昏白狂呼何在。形似鼠幽置籠中。呵溫語曰。母如斯。不容若走脫矣。汝言無從索賀。真渺視也。渾偃卧椅間。面白色。額角汗。霍霍如滴珠。呵曰。坐。吾語汝。渾曰。將余關禁。汝將不了。呵曰。誠屬不了。第若之所爲。乃余歷經鉅案。未有如斯之貪黷陰狠而殘忍者。試將細節。縷述與汝。如不符。可駁詰也。今有人娶婦。而婦長於若人。不可計。其娶此婦。蓋瞰其利益也。婦有一女。與母暨繼父同居。繼父即可用其貲財。貲財之數。在若輩中校之。已屬富有。設無此項。則所失良多。故須設策。保此利益。而此女性情溫厚。復挾有貲財。行將爲人所娶。在繼父卽歲少百鎊。因是禁阻外出。不令與年相若之人相結。嗣見此策不能行之久遠。而此女執定己意。往赴茶會。乃復設一策。以此策而論。其人之腦。誠可嘉許。設心實不堪問也。其妻陽作不知。且默爲攸助。於是假作他人。用顏色玻璃。掩蔽目光。矯飾濃髭。以溷其本真。吐語爽弱。以亂其清晰之音。明知女目短視。坦然託名爲賀斯姆安及耳。將凡爲女所欲結納之人。悉行阻却。而與之締交。渾歎曰。初不過戲弄。不意邁恩義竟至斯也。呵曰。彼雖未計及。而女竟爲彼所愚。方謂繼父業經赴法。胡疑有此奸謀。且所交之人。如斯投契。母復從中掄揚。而彼時之爲賀斯姆安及耳者。往來酬酢。知事之有成。益須計之祕密。乃往來旣諗。卒訂婚媾。蓋

非如此親愛不能禁女之不再許他人也。然設局何能逾久。僞作赴法亦所費不貲。則收束之策更不可無。務令女專憶若人。不萌他念。故令矢忠心之誓。成婚之晨。有猝遭事故。必須堅守之說。此卽渾之積心處慮。欲令邁心專一嚮賀。並使不知賀之蹤跡。則十年之內。可永作不字之女矣。至赴禮拜堂。由馬車私走。此門進彼門出。亦係成法。此卽案之細節也。言至此。渾轉念悚立。微哂曰。汝言無論誠僞。既具智慧。當知此時干犯法紀。係汝非我也。汝將尸櫬閉其無慮爲人申訴。私禁毆人之罪耶。呵。啟戶曰。律雖無懲汝之條。設邁有昆季或友人。若終難遁。鞭筆。余誠無懲治破案人之權。有馬槌在。是何妨代相托之人。將若創楚。急步趨前。取槌在手。突聞雙戶砰然。石階履聲。臺臺由窗伺之。見渾已迫蹙狂遁。呵笑而坐曰。此亡賴作事怪亂。罔顧國憲。他日聲事鱗鱗。定罹刑辟。余曰。汝何以察其詳委。余所不審者。呵曰。此理易知。觀賀形踪詭異。並非無因。試思欲於中得利者。非邁之繼父而誰。況渾及邁締姻之人。彼此往來。迄未相值。更屬可疑。至顏色玻璃各節。顯係矯託而來。函中簽名。不以筆而以雕板。足徵筆迹爲女所熟諗。卽簽一名。亦難隱遁。於此益足證吾所疑。故所述若合符節也。余問胡能使之質服。曰。旣逆度係渾所爲。卽可質之渾行。余見告白。備述各節。已獲要領。函詢渾行。有無與告白相符之人。繼見渾函。亦係雕板。痕跡悉同。

而該行覆書言告白所登儀狀與伊行之渾的旁克相若是以能破此案也余曰於邁何如呵曰卽語邁邁亦不信余亦何必喋喋取咎哉完

路透電音

希人之在土京者由法保護○土事聞叟肥亞及勃爾革里亞及夢堆乃格洛各省已照俄所請允不干預○希與土在雷乏尼山峽死戰土人敗退經邊界死傷甚多

西四月廿一日○土人已佔據起來立薩之大路各要隘現在轟擊透乃服斯卽希人退據

之處礮隊土人較精希人在愛派勒司雖獲小勝其實仍係土人勝○希國巡捕均奉調充兵所遺巡捕缺額由平民補充西四月廿二日○希兵力拒不退故土人進兵甚遲

西四月廿三日○土國水師仍駐達代納爾斯其管駕會銜具報政府謂所有各兵輪均有損壞不能駛用○希人力戰後現漸向來立薩退兵○意王恩勃乘車往閱賽馬突

有人行刺幸未成西四月廿四日○土希連戰六日土現據來立薩禮拜五日在透乃服斯

左近大戰希人力不能抵向發散拉退兵土馬隊緊追大肆殺戮路透及報館訪事

人幾遭難西四月廿七日○禮拜五日希兵退避希京以其不應退而退頗不滿意物議沸

騰王家勢甚岌岌希兵由太子督率在事各員業已撤回被控臨陣畏縮此次退兵令下時

在黃昏合營咸驚甚有在黑暗之中已隊互相殘殺者西四月廿八日

論地球蠶業

譯日本報 西四月十一日

日本駐紮里昂領事具報地球去年蠶業情形云。客歲地球蠶業之盛實為近古所罕匹。無論製造與賣買同稱殷盛而其價值亦甚為平均。夫欲知環球所產出之繭絲額數不獨當核算歐美所用之數而已。必當計及日本中國印度等所製造之繭絲數目也。想諸國所產之繭絲自必織成各種綢緞而輸進歐美之市場。然其大半之數則必為己國之用。亦可想而知也。今姑弗詳其數唯計算輸至歐美非印諸地者。試舉明治二十八年地球諸國所製造之繭絲數目開列如左。

歐洲及小亞細亞所產出數

按表內基字乃法國量名每法國一基當日本二百六十六目七分每日本一目約合中國一錢零一釐五毫二絲又十二絲之一

法蘭西 七十八萬基

意大利 三百二十萬八千基

西班牙 十萬基

奧大利匈牙利 二十八萬基

鴉那多里普勞士 三十萬基

查羅爾括顏多言羅布露 十八萬基

伯爾加里及東部老尾利 三萬五千基

希臘 三萬五千基

西里亞 三十七萬基

高加索 十七萬五千基

波斯土耳其斯坦 二十萬基

計五百六十六萬三千基

東方諸國所輸出數

上海 四百四十三萬五千基

廣東 百七十萬基

日本 三百八十七萬五千基

英屬印度 三十五萬基

計千三十六萬基

右總計千六百二萬三千基

試徧覽前十年以來地球所製造之繭絲自千七十萬基而至于千六百萬基以今較昔其增多約爲十分之五亦足證產出增加之數甚速矣蓋長進如此之速由東方諸國所產之絲日多也大約歐洲及小亞細亞之土絲其增進頗覺遲緩即在明治二十一年爲五百四十八萬基至二十八年不過五百六十六萬三千基至在東方諸國則倍益其增進之勢即在二十一年爲五百十八萬基而至二十八年爲千三十六萬基也是觀之地球產出繭絲之增長未嘗不由於日本中國印度等蠶業之發達也就諸國之中而論以日本爲最盛即在二十年僅輸出七十五萬基於歐洲至二十八年則輸出三百八十七萬五千基也上文總叙地球諸國請更申言法國蠶業情形在明治二十八年繭絲輸進法國市場七百十四萬八千四百三基而

內中係外國輸進六百三十六萬八千四百三基。法國所產七十八萬基。比較二十七年之六百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基。則增進約十分之一零三也。抑在千八百六十五年以前。繭絲之商權。廣集於英京倫敦。當時法國製繭業家等。皆購東方所產繭絲於英京。迨蘇彝士運河開鑿後。法國有米士沙也。釐輪船公司。始興航業。於是法國商家。亦蹶然奮起。而英京往日爲東方繭絲之中樞商地者。卽移而之於里昂。今里昂爲東洋繭絲聚集之所。並爲意國繭絲之一大銷路。而增其殷盛矣。近時有生古把兒墜路開通。意國美蘭之商情。將漸殷盛。意者將來該地興旺。必能奪里昂之利益。而爲歐洲繭絲之佳好市場矣。

美國總統演說

譯日本報 西四月十七日

西三月十一日。香港周報云。月之四日。新總統維廉麥荊來。在國會議事堂。舉行就職發誓之典。卽演說曰。余從國民之意。今當衆前發誓。敢就總統之職。惟依賴國民之保助。與祈禱上帝之指導也。思余素所佩服。以依賴我祖宗所信奉之上帝爲極致焉。想當國步艱難之際。上帝必加殊恩於我國民。故吾人須服膺古訓。惟誠惟一。追步遺蹤。則上帝必不棄余也。若夫政務。則開列於下。以爲標準焉。

財政 余荷國民之信任。恐或失墜。今勞工頗欲勤劬操作。而苦無役力之地。雖有

利之業。動招損耗。是余所憂念也。竊思我國產業紛擾。當速救濟。理財制度。宜稍變更。如幣制雖美。亦宜再求盡善。故幣制應小有更革。而不能使其根本不動搖也。今夫擬更革理財之法。以保持貨幣。無或增減其額數。須使政府預儲鉅金。以杜絕壟斷之弊。故須保每歲出入之相當。不然。則欲更革而不可得也。然我國理財法度。多由於閱歷而成。則雖擬速變更。非細考詳查。恐不能猝辦也。國會果能見及乎此。則余亦誠心贊成其說。若夫總統之權。應管理此等之事。余不問其人屬何黨。苟深通此道。則舉爲委員。以辦理更革之事。以余觀之。此事有利益於國家也。可無論已。又如萬國復金銀本位制之宗旨。須首爲提倡。余擬與地球大商務之國酌議。而確立制度。雖然。此事不可期月而成。則及其未成。余欲以各種之手段。維持金銀幣價之平衡。不使民人有損耗於其間也。

節約 不問何時。節約宜守。固無論矣。然今日產業萎靡。當人民罷弊之時。政府宜守節約之訓。是爲最要也。若有已經濫費之數。則矯之使正。又將有濫費之虞。則當防於未然也。苟我國將來之歲入。亦如今日。則極宜守節約而減用度。惟如國家賑卹軍人寡妻孤兒。及諸有功之士。則決不可吝惜耳。政府遭今日之情形。多募國債。而清償之。未見其不可也。況救治我國財政之厄運。爲最易行之手段。苟政府歲出。

超過於歲入。財政必因之不足。惟其有不足。故募公債而補充之。亦萬不得已之策也。抑歲入多而歲出少。則雖有濫費之病。而歲入不足。將恐民心危懼。遂至上下相疑。各不相安。則須謀增多歲入之道。有必然矣。如所募公債。或有餘剩。亦必不能久爲蓄貯也。如前兩年政府支耗甚多。所入不償所出。公債餘剩之金。亦爲其所用。由是觀之。募集公債。本出於萬不得已之時。若無事時而欲爲此舉。可謂愚矣。

增多歲入法 公債既不可苟焉募集。則欲增多政府歲入。莫如加稅。以抽於本國與外國之人。今夫外貨之需銷路於我國。所輸進者甚衆。自須抽重稅於此等貨物。苟除爭戰之外。我邦不抽重稅於本國之人。是爲國初以來之定策也。然我政府將探近時輿論。加多關稅之法。以增歲入之需。其所以採此法者。欲保護我國家利益。並保護我勞工也。試閱選舉時所宣言之政綱。宜參看時務報第三冊東文報譯則瞭如指掌矣。夫

我國民所恒言曰。須定製產業法律。以保護其發達。故國會擬速制條理合宜之法。律使天下公事。無或阻礙。又使民人各種事業。必有裨益。抑輿論者。天下之正言也。吾人不問其何黨。何派所提倡。苟出於輿論。則必優於彼所謂宣政者也。吾人當取法乎此。況保護稅法。實支持國庫之要者矣。則再興復此法。以防止歲入之不足。實爲國會之亟務。前數年國庫所預儲之金。爲交換貨幣之故。多仰給於國庫。則此法

實足以維持其頹勢也。

互惠利益 千八百九十年。法律所定互惠宗旨。果有實效。則今將更改關稅法。自須采其意於法律。蓋行此法。必須擇外國所造之品。爲我國人所未能製者。而輸進之於己國。前四年間。國內生意。不甚殷盛。人多受其餘弊。其最盛者爲小農夫。於是農業萎靡。而勞工困弊矣。故欲工業極盛。則振興農業與勞工也必矣。況欲立自治之制度。誠意維持此法者。莫如製造業家。則興設保護此等製產家法。洵爲至當之事也。故政府設保護之法。征關稅於外來貨物。以省減製造業稅。亦宜三思節省國費之法也。

挽回殷盛 現今我國諸業情形。固非甚旺。欲挽回往時之殷盛。則應期之於數歲之間。否則恐不能也。政府當力行設法。而挽回復舊。以吾人觀之。雖現在實情。頗似多艱。然國會立法。能相示以信。亦非難也。況各政黨之力。亦必能任之有餘。要之處。現時之情勢。唯待國會之舉動爲最要矣。

遵守法律 我國本爲開化之大邦。必立有法司以罰違法者。故私罰決不可加於人也。如保安社會之法。如各有辯論之權。如法司之廉正。如裁判之公平。此數者皆我政府所保護。實確乎其不可拔矣。抑我美國民人。素尚廉直。蓄愛國之念。尊重律例。

人皆守法。觀近時所行選舉之事，亦足見其精神之美。能適合制度文物矣。若犯違法律者，則不論其爲一人，與聯合數人之公司，決不寬假其罪也。總統之職，本總管憲法所指定各種施行之政，故余必致意於此也。

限制客民 須更革我邦人民歸化法，並外邦人民來住法，使我國民安堵，高尙其志。今夫外國人歸化來住者，無學陋劣，必不能解我國憲法及法律之眞意。旣已不能解其眞意，則貽害於我共和之政，亦未可知焉。故防止此輩外人，須閉關拒絕。苟吾人欲樹地球文明之先聲，以服從天命，保持人類，居至高之地位，則當先驅逐無學之徒於國外也。

採用文吏法 文吏之法，必須更革，固無論矣。更革之要實在公正。若欲援引一黨之人，遂輕於更革，余所不取也。余曩在議院演說贊成現行之法，故余精神之所注，在致力於施行也。若夫舉賢退不肖，國家之利莫大焉。若能行今日所存之法，實事求是，則該法亦必美善矣。

商船 商船在大洋中之商路，實爲最堪稱道之事。我國今日，須規復往時商船之盛。細思國會應舉行之端，莫有過於此者。我美國製造各種產業之發達，莫如今日。然商船漸有減色。比年以來，雖戰艦之隻數，日有增多，惟商船衰減，此豈盛事哉。吾

人切望增多商船以與戰船相等也。

論中國去年貿易

譯國民報 西四月十五日

中國去年貿易總額三億三千三百六十萬兩。關稅二千二百五十七萬九千兩。蓋爲近年以來未嘗見之殷盛。中國既失臺灣。關稅之入。猶且如此。比之前年。則實增多一百一十九萬三千兩。其商務之殷盛。亦可見焉。蓋戰釁一開。非復往日之守舊。故其商務亦漸繁盛也。

論美聯布哇

譯東京日日報 西四月初九日

布哇在太平洋之中。據羣島以立國。欲與美聯合。已匪伊朝夕。彼地製糖業者。謂若與美國合併。則可以得製糖獎勵銀。如美國人也。或謂布哇爲地球之弱國。其防備軍兵亦甚式微。現止有兵百餘人耳。故一意依附美國。以爲倚賴。然現在高官者。多所不願。蓋恐一旦與美國合併。則該島乃爲美國之一州。彼居高位者。必失其官。將大不利於已故也。且美國輿論。亦未必喜與布哇相聯。而擴大其版圖。則未知自今以後。所定之議果若何也。

論美國新關稅法

譯國民報 西四月十七日

斯皮哥報云。美國舉行新關稅法之意。專爲保護羊毛及糖也。斯他地士得報云。美

國前數年。商務不甚殷繁。蓋爲財政未善。故確立此等制度。冀貿易因之發達。而歲入可增多也。此等所提議於國會之法案。若與千八百九十年所提出之法案。無甚大異。則恐未能免頃刻必生紛擾也。意者此案雖爲國會所贊成。恐未必如總統麥荆來氏豫期利益之多也。德國諸報多痛詆之云。德國亦當報警於此案。卽克來尼兒報云。此案若爲成法。則我國所輸出之大半。被其阻害。是不可不立復警之策也。其他諸報亦詈詞滿紙。然美國雖被諸報痛詈。仍未肯改其自利之見也。

論俄制朝鮮

譯國民報 西四月
十一日

謨離頗士多報云。俄國政府。樹威力於朝鮮。蓋欲并施於中國也。俄之施威力於中國人皆熟悉。蓋俄與朝鮮交通。非大有益於商務。然欲於彼北邊境上。開財利之源。則此爲甚有關繫。俄人蓋屬意於此也。或云朝鮮已託俄訂募公債之約。欲以興殖產之業。蓋實事也。俄人既爲中國募公債。又爲朝鮮募公債。其立意已可想而知。異時在朝鮮之一海口。能接續西伯利鐵路。與中國鐵路等。則俄國之利。必有匪夷所思者焉。然俄所利者。究果在何物乎。華人亦可爲寒心矣。

朝鮮擬償日本債

譯日本報 西四月
初九日

朝鮮政府。往年借日本銀三百萬圓。頃欲清償二百萬圓。已致意於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已允諾云。曩者朝鮮擬向俄國借銀。以清償日本。爲度支部顧問員所沮。故遂不果。邇來穀米豐登。國庫稍裕。故計及此也。

臺督招募土兵

譯國民報 西四月
初九日

臺灣總督。欲募土兵於臺灣。以簡閱軍隊。指揮操縱之者。爲日本兵官。擇土兵中才幹可用者。拔爲下士。擬於本年七月舉行此法。某長官曾親至安南印度呂宋等。嘗觀歐洲人士。練土兵隊之情形。欲採其善法。查現自日本內地。調遣兵隊往臺。其所糜費數目。每人一年約二百圓。若以土兵代之。則省費一半便足矣。某將官云。呂宋平日設防兵。約一萬三千人。緊要營壘。礮兵約千人。除將校之外。均係土人。嘗與叛軍決戰。克奏奇功。不止兩三次也。亦可見訓練得法。則無不可用之兵。如臺灣土兵。蓋亦出於此意也。

臺灣紅頭嶼記畧

譯日本報 西四月
初九日

臺灣南方相隔數十里。海中別有一島。名紅頭嶼。天朗氣清。可望諸煙雲渺茫之際。臺灣總督。簡派人員。採覽其風俗土宜。知人口約千餘。其南端有一極大之好港。可以泊大船四十艘。嶼上有銀鑛。現遣人前往採鍊。苟其質佳美。則可謂於無意中而

得一大利源也。某長官云：該島眞經畧南方之美港矣。

論土耳其軍艦

譯東京日日報
西四月
初九日

土耳其國無能作爲。蓋衆目所共覩。頃希土不睦。土國將調一軍艦以防變。而該軍艦底有牡蠣叢生。堅牢不能搖動。乃移艦於船渠。將蠣殼剝脫。事尙未畢。會有某國商船駛至彼國。請進渠內修葺。以有土國軍艦。現在其處。不能如意。遂賄以英銀二十五磅。當約二百五十元以動其心。土國官吏乃退己軍艦於渠外。而准某商船進於該渠。任其修補焉。土國軍政不振。多如此類矣。又聞該國軍艦汽罐。或有至十二年之久。而不修補者。則其無用也可知耳。

馬尼拉即小呂宋爭戰記

譯日本報
西四月
十四日

馬島有志之士。倡舉義兵。欲免西班牙之虐政。苦戰已五閱月。外無仁人之援。內則兵仗不給。幾於刀折矢盡。我國嘗遣吉野軍艦至該地觀戰。今方復命。或嘗謁副長寺垣君。請言其情形。君徐語云：馬島人背西班牙政府。一旦羣起而樹義旗。勢頗猖獗。市巷盡爲鏖戰之區。我政府慮駐該地人民之蒙難。乃命吉野軍艦往保護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得抵該地。以觀其實情。義軍總統曰爾蕭里。我嘗在馬島習法律。又卒業於西班牙大學。年齒方三十二。夙曾首倡馬島獨立自主之議。故今

日黨徒遂擁立爲總統。威名遍及軍中。黨徒以卡美得州爾毛士。是郎我兩地。爲根本之區。又築砲臺於墨果勞海岸。防西軍自海上而至。兵數約十萬。西班牙軍亦稱有十四萬。又在海面泛大艦二艘。小船數艘。兩軍互相角鬪。先時西軍屢失利。旣而義軍勢漸衰弱。且兵器不給。徒死守其根本之地而已。西軍總督下令。將一舉拔之。黨徒本據守是郎我之險。於是西軍由鐵路調一隊兵。襲其背後。一隊兵攻其正面。然要害險固。其背後不能遽攻。唯西軍擊其正面者。鼓勇而進。乘彼恃險不備。急攻破之。實爲三月十九日之事也。二十五日。爾毛士亦陷。黨徒據此者。本兵仗不給。至銷鎔寺鐘。鑄爲巨砲。則其不能據守也明矣。黨徒勢盡。散亂四方。然猶有墨果勞砲臺。竭力死守。二十六日。海陸並攻。大敗之。或云黨徒總統爾蕭理我。死於爾毛士之役。或云此人甚有膽識。必不肯死。而謀再舉也。又或云黨徒中。有攜金百萬元。擬購兵器。方潛往某國。蓋黨徒等自前八年以來。謀倡義舉。早於卡美得州。每戶贖資二十五仙。以此而得巨款。衆論雜出。未知其孰眞也。我國軍艦。本爲保護商民。故航至彼地。今黨徒四散。我邦人民。亦得免處危地。故三月二十八日。卽啟行。以四月三日。回吳港云。

論黑死病症

譯東京日日報
西四月十六日

歐人警畏黑死之病。洋名抽斯得甚於虎列拉。卽霍亂症病。嘗攷第十四世紀歐洲諸國卽有

此病傳染史傳所載至今使人寒心如匈牙利國拍斯得府全府患疫生存者僅十

三人故得是名云。千六百六十五年英京盛患此病。千七百二十年法國馬耳塞盛

患此病。千七百七十年俄京亦盛患此病。人心洶洶畏之甚於猛獸毒蛇。當時諺云

天下最可怖者第一黑死第二戰爭。可以見其劇矣。千八百九十四年雲南廣東香

港大疫。自去年十月以來印度孟買大疫。歐洲列國畏怖不安。奧遂移文於諸國以

本月十日集議於意國威尼斯府講求防禦之策。於是列國設委員行查疫之法。除

馬耳塞亞步路等二港外其餘各地概皆嚴禁船舶自印而來。俄國於波斯境上亦

派檢疫官稽察行旅。恰如爭戰之情形云。日本醫學博士北里君深通此病之理。故

聲名遍及於歐洲焉。

日相論制定憲法來歷

譯東京日日報 西四月二十日

日本前相伊藤親臨國家學會論日本制定憲法來歷云。余嘗爲本會員未能與諸

君會談於一堂。每以爲憾。今退官閑居得與諸君相會於此。且詢余以制定憲法之

故。然是非一夕之談所能盡。試卽昔日發布憲法情形詳哉言之。當明治維新之前

我國無一人倡憲法政治者。又安知憲法政治爲何物哉。當時以碩學稱者嘗讀其

奏議亦未見其縱論及此。則當維新之前，其無持此論者可知。按當時之情勢，唯謂興王政而復古耳。然興復王政，宜採用何種政體，亦曹然不知。苟一旦興王政，復古制，則當時所行封建之政，不可不廢也。及慶應末年，海內多故，朝野聚訟，於是始有廢幕府之說。然此論難行，各藩相視而莫敢發，或有稱鎖國之說，或有主攘夷之論，或曰尊王，或曰復古。海內洶洶，議論鼎沸，諸藩共逼將軍，返大政於王朝。三年冬，將軍遂辭職，奉還大政。然其大權仍在幕府，蓋自政權歸於武門，至今已數百年矣。積威所約，牢不可拔，遂有伏見地名之役。時勢如斯，未暇計及立憲法行政治之事也。況幕府封建諸侯三百，而談論時務者，多爲諸藩士族。若幕府奉還大政於王室，復王政之舊，廢封建之制，是彼士族等爲王家謀不忠也。故隱忍不敢變更，實出於不得已也。然時勢之變，至此已極矣。王家一旦收攬政權，遂召諸藩故舊侯伯於京都，諮詢新政。薩長爲首，土肥二藩繼之，四藩爲天下之先。萬事畢舉，各藩向風，乃糾集公卿諸侯及各藩士族之秀出者，談論政務，稱曰公議。四年改元曰明治。前將軍退居江戶。即今之東京當是之時，東北之地未盡平定，雖名曰王政復古，實則朝廷未有尺寸之土，故勢力微弱，無可奈何。當時余在兵庫，爲開埠之故，嘗奉職於此。伊藤富爲兵庫知縣木戶公自京都至，私語余云：王室復政而稅入甚寡，萬幾未舉。聞島津侯將獻糧十萬

石於朝廷。毛利侯即木戶伊藤等之舊藩主亦獻近時所侵畧之石州濱田及豐前之一部。約十

四五萬石之地。王政雖已維新。財力未足。焉能與外國交通哉。故朝廷宜先收攬兵

權財政也。然風氣未開。不能驟語及此。木戶公既回京。久之。公旋鄉。謁藩侯。說還封

土於朝廷。藩侯嘉許。且戒以宜慎重處事。是時播州姬路城主酒井姓直之助名上

書云。王政既復古。而諸侯猶私有土地民人。甚屬無謂。請奉還藩籍。余亦建議曰。自

兵庫至京都。宜速廢封建。曰宜興學校。教育國民。曰朝廷宜收攬兵權。然議未易行。

既而薩長土肥四藩。上奉還封土之議。諸藩亦倣之。朝廷嘉納焉。蓋諸藩士族。乃心

王室。愛國家之念厚。遂至於此也。朝廷於是。以舊諸藩侯伯。假爲知藩事。以安民心。

四年始解知藩事職。而改郡縣之制。以致有今日也。蓋封建之廢。實爲今日制定憲

法。施行政治之基。夫日本廢封建之制。實爲地球史冊罕見之盛事。攷東西各國史冊。

凡廢封建而立郡縣。不免流血暴骨之慘。積漸乃能有成。故封建雖廢。而權柄移於

國家。侯伯猶擁舊土。以收其利權。列國援以爲例。現如西洋諸國貴族是已。然我諸

藩侯伯。則不敢私有尺寸土地。悉奉還於朝廷。其高義廉潔。洵足以誇耀萬邦。是由

國人志氣高潔所致。亦由皇澤覃敷。乃能培養此心也。王政亦復古。故綜理萬幾。一

以至公爲標準。又有簡派使節於歐洲之議。故巖倉公爲全權公使。大久保木戶兩

公。世以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為維新之二傑。今皆亡矣。及余以下數人從焉。各省亦派人隨行。然當時

通西學者。未有如今日之盛。故簡派使臣。亦多蹈架空之習。雖欲與列國更訂條約。

裁撤治外之法權。然談何容易也。當時使節既出外。而在內則有左院右院正院等。

太政大臣在正院。總攬萬幾。左院議立法。右院掌行政之法。明治六年。在左院稽查

議會典例。會征韓之論紛起。及遣歐使節。歸語西事。罷征韓之論。故主持此論者。多

掛冠而去。西鄉隆盛實主倡此論。於是余拜參議。始入內閣。七年正月十八日。副島伯後藤伯

板垣伯等。連名上書。言設民選議院事。物議聳動。然該摺亦未嘗言及立如何憲法。

而開會集議。唯以開議會為宗旨矣。當此之時。會有佐賀之亂。又有臺灣之役。變故

多端。及臺事蕩平。漸及整頓內政。八年一月。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公欲起木戶入

內閣。先是木戶以臺灣事不合而去也。會見於大坂。板垣亦來會。所謂大坂會議者是也。四人相與

攜手回京。而木戶板垣亦任參議。復稽查憲法典例。余亦與焉。然斯事體大。乃更設

置元老院。大審院。又開地方官議會。以通達民情為主。明治九年。勅元老院。稽查憲

法典例。既而有十年之亂。政府倉皇。不暇稽查。及亂平。始有整頓內政之事。而內政

亦漸有進境矣。

繙譯泰西有用書籍議

福州高鳳謙來稿

有聲音而後有言語。有言語而後有文字。然五方之聲音長短高下。清濁疾徐。既萬有不齊。言語文字。卽因以俱異。有王者起。患天下之不一。以同文爲先。於是讀書之士。挾方寸之簡。上下千年。縱橫萬里。無所不可通。夫而後中國之文字。滙於一。其環中國而處者。如日本朝鮮各邦。雖用中國之文字。猶不能無所異同。況泰西遠絕數萬里。千歲未通者耶。互市以來。天下競尚西學。競習西文。然而音義詭異。則學之難也。教授乏人。則師之難也。由官設學。則周遍之難也。由民自學。則經費之難也。文義深遠。則成功之難也。國不一國。則兼通之難也。惟以譯書濟之。則任其難者。不過數十人。而受其益者。將千萬人。而未已。泰西有用之書。至著至備。大約不出格致政事兩途。格致之學。近人猶知講求。製造局所譯多半此類。而政事之書。則鮮有留心。譯者亦少。蓋中國之人。震於格致之難。其推爲泰西絕學。而政事之書。則以爲吾中國所固有。無待於外求者。不知中國之患。患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專在格致也。況格致之學。各有附隸。非製造之人不能學。卽學之亦無所用。且需儀器以資考驗。非徒據紙上之空談。若夫政事之書。剖析事理。議論時政。苟通漢文者。無不能學。果能悉力考求。各國政事之失得。兵力之強弱。邦交之合離。俗尚之同異。何國當親。何國當疏。何事足以法。何事足以戒。無不了了於胸中。遇有交

涉之事。辦理較有把握。即欲興一新法。亦不至事事仰鼻息於人。或反爲所愚弄。此繙譯政事之書。所以較格致爲尤切也。譯書之要有二。一曰辨名物。泰西之於中國。亘古不相往來。卽一器一物之微。亦各自爲風氣。有泰西所有。中國所無者。有中國所有。泰西所無者。有中西俱有。而爲用各異者。至名號則絕無相通。譯者不能知其詳。以意爲之名。往往同此一物。二書異名。且其物爲中國所本有者。亦不能舉中國之名以實之。更有好更新名。強附文義。以爲博通。令人耳目炫亂。不知所從。宜將泰西所有之物。如六十四原質之類。及一切日用常物。一一考據。其爲中國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國所無者。則遍考已譯之書。擇其通用者用之。其並未見於譯書者。則酌度其物之原質。與其功用。而別爲一名。凡泰西所用之物。用中字西字。詳細臚列。刊爲一書。頒布通行。後之譯者。以此爲準。不得更改。其他權衡度量。國各不同。亦宜定爲一表。如英磅合中權若干。法邁合中尺若干。詳爲條舉。以附前書之後。中西權衡度量表一書金陵亦有刻本。但考據未盡精詳耳。一曰諧聲音。名物制度。有義可尋。雖有異同。猶可稽考。地名人名。有音無義。尤爲混雜。西人語言。佶屈聱牙。急讀爲一音。緩讀爲二三音。且齊人譯之爲齊音。楚人譯之爲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譯之而百異。卽一人譯之而前後或互異。瀛寰志畧中所載國名之歧。多至不可紀極。宜將羅馬字母編爲一書。自一字至十數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外國用英語爲主。以前此譯書多用英文也。

中國以京語爲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茲以後。無論以中譯西。以西譯中。皆視此爲本。卽一二音不盡符合。不得擅改。以歸畫一。此書若成。可與名物之書相輔而行。譯者讀者俱有所據。若將此二書呈之譯署。請旨頒行。飭令各省譯局。及私家撰述。一體遵照。尤爲利便。此二者譯書之根本也。若譯書之人。必兼通中西文而後可。其有專精西文者。可以文士輔之。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必使所譯之書。質而不流於俗。博而不傷於謔。文義可觀。又無失原書之意。庶亦隔人心開風氣之一助也夫。

右文一篇丙申春季代友人應格致書院之作也。名物聲音二條。自謂頗得譯書要領。惟瑣屑繁難。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卒辦。爲今計者。先將時務報每冊所譯地名人名物名各字。用中文西文並列爲表。增刊冊末。其前冊已見之字。譯法仍舊。不得歧異。歲終將已譯各字。刪其重複而整齊之。全錄報後畧。如泰西新史攬要之例。如是時務報所譯均歸一律。日積月累。諸字大備。畧加編輯。便可成書矣。長樂高鳳謙夢旦父附記。

機器說

崇陽劉樛來稿

邇來數十年之間。泰西各國。則益務絕幽關詭。自其兵車艘械。應敵之大者。逮夫勵礦聚電。鼓鑄纂組。以佃以漁。凡裨日用者之具。莫不有栝焉。鍵焉。殊形詭體。一人馬尸之。可兼數十百人之效。中土人士。震其奇詼。而罕窺其竅。卻也。則統名之機器而已。劉子曰。是足

以爲異也。與兩儀奠居。乃生列曜。日月出入。一幽一昭。胡耳能聽。而目則明。員首方趾。呼吸以生。茲二物者。非機之大可怪者耶。若僅如彼等者。剖判以來。氣機所鼓盪。一發莫禦。代擘代精。以有今日。時會之適。人事之自然。未足異也。剡木爲舟。弦木爲弧。易穴居以上棟下宇。今之人耳目習焉。弗睠以聘。在爾時則豈非器之機者類耶。習見者不之怪。覩今泰西之爲。羣相譁相訛。以不經斥之。亦可謂不知類者也。丈人灌園抱甕。子貢過焉。教之耨。乃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今世膠聞之士。多耆其說。將執以讞彼師。放泰西者之罪。余以爲甕之爲器。亦機耳。必惡夫機也者。掬之以手。從而灌之。其庶乎。而丈人不能。則猶是避勞者也。均之避勞。則奚以直甕而曲耨也。蒙莊寓言。大抵非實。信其然也。則吾甚惜子貢之善說辭。而不以此折也。且耨於今。不足與於機者也。丈人猶惡之。假生今之世。覩今泰西之爲。其譁且訛也。滋甚矣。無惑乎今之熒其聽而聘其眡者之多也。豈知自達者觀之。甚庸無奇。則適與甕等哉。有甕而勞於甕者廢。有耨而甕廢。有更逸於耨。而耨亦且廢。爲嗇而功豐。利民而省於力者。聖人其必不以奇伎淫巧例也。然則爲舟爲弧。爲宮室之聖人。尚存於今。泰西之爲。或先泰西爲之。不然。其取而師放之也。決矣。於戲。自非洞於識者。聞斯言。其能已於呵之也耶。

長短砲四尊。

一西南翼 七號臺用德硬鐵甲旋轉砲臺一座內配二十四生口徑四十倍長大

砲兩尊均配用快砲門 八號臺配用德十五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六尊 九號臺配用

德十二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四尊。

一對岸東生洲 十號臺配用德二十四生口徑四十倍長大砲六尊均配用快砲門 十

一號臺配用德十五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六尊。

此外更須備敵由陸繞攻臺背故第九十一號臺每臺另須設德國起落旋轉鋼甲圓筒

砲架二架每架配五生七口徑二十五倍長快砲一尊以為後勁 太平洲夾江似可資

敵登岸繞攻圖防之背而實可無慮敵出此著斷乎無功因山背甚陡山徑甚險敵斷不

能以大隊同時速登只能零星陸續攀躋又因路險惟白晝能行我能明見故祇須於後

山上預作槍隊之位置所擬位置載明圖內屆時以槍隊守之已足扼制俟其散登殊不難一一斃

之也倘敵由南路繞至低坡攻我臺背則彼適入我九號臺砲火之內此九號臺之所以

設在是處也此臺更佐以槍隊敵更無所能為故於後山一帶量作槍隊之位置均載明

圖內至第二號臺係特為太平洲夾江而設能將此夾江全攝於砲火之下更可無慮

圖防兩岸擬設之砲其最有神效者均能兼擊上下游江面一如上擬江陰之布置 圖

防快砲。除二九號臺外。其餘所有快砲。均尙能擊及東生洲兩臺之後面。以助其禦後面之攻。圖防兩岸各臺。均須有後護牆固衛。而東生洲兩臺。尙各須環臺作水濠。圖防雖中權已有甲臺廿八生大砲。其甲彈力足以全制江面。今策萬全。仍於東生洲十號臺。配用廿四生大砲以輔之。兩岸對扼。使敵艦之地步尤窄。而燬敗無疑。至圖岸上游之七號甲臺。配廿四生大砲。係作餘備之用。以防敵艦。萬一倖竄至上游。或本在上游。而圖下擾。於是他臺之砲。力不能及。乃藉此臺制之。六號臺短砲之用。係使敵艦不能下錨。而謀突攻。語詳江陰篇。至於輔具。則一。十一號臺內。定須各設德國旋轉鋼甲望臺一座。照遠電光燈。圖防應需兩具。今已有一具。須添購一具。配用德國起落旋轉鋼甲圓筒架。至現在一燈之位置。以照江面固便。而以照陸路及太平洲夾江。則嫌未足。又其位置冒險。且電機之烟鹵。晝間甚顯。易被敵彈所燬。測遠鏡。亦須購備。而安置於合宜之地位。電報機。德律風。亦所需設。藉通各臺消息。於是圖防妥密無虞矣。

六鎮江篇

鎮江形勢。殊不能與江陰圖關並論。且江防實祇需兩道。縱欲立三道。已有江口江陰圖關三處已足用。而又便宜。斷不需鎮江爲鎖鑰。且如法之防。如果欲就鎮江建設。須作大圍砲臺。並須將鎮江府城。納於圍內。因府城後之山。皆易陟登。毫無艱阻。又適足供敵隊

前行之蔽護。故城後之防。須極堅密。厥費可知。況鎮江設防。則府城全冒敵火。正犯首篇所言倚城設防之忌矣。必不得已。則鎮江至多作爲後備之副防。然使下游已照鄙見經營。則鎮江之後備。終嫌多事。故卽此後備之布置。游擊亦祇陳大畧如左。按主防須設於焦山。計於焦山東首平陽儘東處。卽西距今日兩臺約一百適當之地。安設德國硬鐵甲旋轉砲臺一座。內配二十八生口徑四十倍長大砲兩尊。焦山西段。應用十五生口徑四十倍長快砲。酌量布置。象山東沙嘴。倘地土不鬆。亦應設硬鐵甲臺一座。爲主臺。配用二十八生口徑四十倍長大砲兩尊。倘地土不能勝此重。則改建常臺數座。配用大砲。且無論主臺作甲臺。或常臺。總須輔以快砲臺數座。配用十五生口徑四十倍長之快砲。其北岸應酌建砲臺。布置大砲。而以快砲爲輔。兩岸各臺。除焦山臺外。各應另設起落旋轉鋼甲圓筒砲架。配用五生七口徑二十五倍長快砲。以禦背後之攻。更設後護牆及環臺之水濠。並作槍隊之位置。遇戰布置槍隊。以爲護助。至輔具如照遠電光燈。測遠鏡。望臺。電報機。德律風。自須悉備。

至鎮防現有情形。雖其中尙有新臺新砲。各就其本體觀之。差可稱善。然敵來無事。規爲已能逍遙渡越矣。至其舊臺。則布置及造法。並砲式均無一善。尤屬無用。再者竊聞象山東西老臺之間。曾擬欲就山脊上建臺。以爲東西臺之助。其命意欲居高偏擊。然山脊甚

窄。四面受敵。如欲於此窄山脊上。如法布置砲臺護牆等等。地步不敷。若將山脊削平。俾敷地步。則已失其居高之本意。何不就低處設臺。而免此勞費乎。倘於下游俯採芻議。決定某某等處設防。而仍欲於鎮江設防。作爲後備。屆時如命游擊繪圖。並呈詳說。自當遵辦也。

七餘論

揚子江防。除上文所舉各處外。游擊尙見他處有臺。且聞瀏河楊林港白茅沙通州焦公圩。及圖山關之三江營夾江等處。均有建臺之議。此皆無需。且如首篇所言。零星小臺。必挨次被燬。祇有大防可恃。別無他策。而大防自須設於合宜之地。長江下游合宜之地。實祇三處。勉強可言四處。按江口之列入此數者。因其爲口子。而非取其形勢也。江陰圖關。乃爲天然形勝。至鎮江則備此一說。或作副防耳。此綫內。但如鄙議建兩大防。已能從容制敵。然費已浩繁。斷無餘暇於江岸他處。再設一砲矣。

八論砲臺之布置形式工程物料

砲臺宜小而不宜大。第二篇內。已詳言之。故每一臺設砲。斷不可逾六尊。至臺應幾長。視臺內設有幾砲。並視每兩砲間之隔牆。如何布置而定。游擊查見江邊數處新臺。無隔牆。聞當初命意。以隔牆必高出於砲前之護牆。適使敵藉此影蹤。而見我砲之所在。而易於

測擊。遇日光緊射時更顯。此說未嘗無理。然未思其利少害多耳。查要口所需之大砲。利在徧擊。故多用中將軍柱砲架。無論砲身必高於護牆。且砲身既大。而伸出於護牆者又頗多。其位置又必在力能及敵之地。是斷不能藏蹤匿影也。可知至隔牆不設。則敵施一彈。足使我兩三砲同在危境。或竟同時遭禍。則除去隔牆之利。萬不能抵其害也。可知矣。再者如欲將子藥庫。並遞子藥之路。如法建置。使其便捷而不冒險。則縱無隔牆。而砲位之蹤影亦顯。何也。如欲遞送子藥便捷。則子藥庫自須貼在砲旁。其遞子藥之路。自須便於裝砲。則子藥庫口。自須在砲位基址之上。由是子藥庫頂蓋之陰面。自須高於砲位之基址。乃頂蓋勃通之厚。至少須兩邁當半。而砲前護牆之高於砲位基址者。尙不及兩邁當。是子藥庫勃通頂之高於護牆。至少已一邁當。況勃通上尙須蓋土。則每兩砲間。斷不免有影蹤。自不如就此築爲隔牆之合算也。至今數處新臺之能免此蹤影者。適足證見其布置失宜。或子藥庫蓋護不足。或遞子藥之路未當。或且兩者俱失耳。且縱欲免此影蹤。亦尙有善策可行。何必出此下策。按隔牆前。只須堆土作斜坡形。漸落至地。卻使與護牆前之斜坡同綫。而將兩邊隔牆斜坡礙砲振轉之角。削爲渾圓捲角。使砲振轉如常。仍得盡其功效。再於砲位之後造一牆。使與隔牆護牆同色。並與隔牆同高。適足蔽觀。兩隔牆間之空缺。則自稍遠處望之。形跡胥泯矣。再有一法。係於兩隔牆之間空缺處。填一平

直而不活動之鋼擋牌。牌高與兩隔牆齊。而色與牆相似。牌上有橫縫一條。以便砲身左右振轉。毫無不便。而此縫卽由砲本身之活擋牌所補。於是稍遠處望之。亦無所睹矣。然則一臺尙設數砲。則隔牆萬不可刪。而高低之形跡。無難使泯。至於獨立之砲。如江陰之大砲五尊。旣無鄰砲波及之虞。則隔牆自不必設。且本不可設。因其命意在於四圍旋擊也。又凡露設之砲。或在臺上。或係獨立。總須配有活擋牌。與砲同移以護人砲。免爲子母開花之濺片飛子所傷。大砲排列之法。自每一砲之中點。至另一砲之中點。相距至少須二十五邁當。約合華度七丈有餘。如較此再近。除非迫於地步。乃始爲之。否則以寬爲妙。至小快砲之用。係阻突不能來近。而其主用。係拒後路拊背之攻。故其位置之法。須保至苦戰間全賴快砲之時。仍無傷損。故其蹤影。須使極隱。而難見。又須護以鋼甲。此兩端祇有格魯森廠起落旋轉鋼甲砲架之製。兼能造到。此種砲架。尙有數利。其火力能旋轉徧及。且鄙見所取之五生七口徑二十五倍長快砲。配此砲架。用昂度十度。尙能及四千四百邁當之遠。約合華里八里。其伏度亦能降至十度。俾能擊及臺牆脚之地面。並及濠溝。至其速率。每一分鐘。約能放三十出。臺之四圍。有須作濠者。有不須者。濠闊須自一十邁當至一二十五邁當。合華度自六丈以內。至七丈有餘。貯水至淺。須逾於一人之高。格魯森硬鐵甲旋轉砲臺。其功用情形。前經詳述。此臺因有萬安之蓋護。故砲旣不虞。或

損而兵弁亦從容從事。手準眼明。又砲在此臺內。速率勝於常臺。譬如十二生十五生快砲。置於鋼甲架內。其速率恰較常架內同口徑之砲加倍。故甲臺一座。雖祇兩砲。而如各國之購有此臺。均經驗見者。其功效實過於常臺內同口徑之砲六尊。護臺應需之料。莫妙於天生整石。然此石之大。須於用藥轟開內腔足數一臺人砲地步之後。餘石尙設作護。乃可。其次則以勃通爲最。泰西常用之。因此料各處能自造也。勃通有兩種。其用作穹形之頂蓋。並用以禦逕擊之彈者。應需上等。其配合之法。係用塞門德土一分。分數係按尺度非論斤兩下同。攪以不黏之沙二分半。並拳石三分半。打和而成。倘無拳石。可用硬石擊碎代之。至勃通之用作奠基。並作臺墻之非逕禦敵彈者。只需次等。應用塞門德土一分。攪以不黏之沙三分半。並拳石。或打碎之硬石六分。又三分之一。合併打成。按勃通之質性。泰西曾試以禦砲。計厚至十邁當者。能禦十二寸及二十八生口徑大砲正中之彈。而不爲所損。如欲用土以代勃通。則其厚至少須倍之。庶能相抵。其穹形頂蓋勃通之厚。斷不可在兩邁當半之下。如作穹形頂蓋。先排鐵條。而後駕以勃通。則自鐵條至勃通上頂。共須厚三邁當。前牆斜坡。須斜至如塌。電燈之燈鏡對徑。至少須九百密里邁當。其燭光至少須有五萬七千枝。又須特設機關。使其旁射之散光甚闊。至其汽機。應用火油汽機。因此機無煙無汽。可免敵人窺以測擊也。

芻議共分八篇。確皆由詳察精思而出。如蒙採用。應請區分先後。以次舉行。先營江口或江陰。然後及圖。總須前防告成。乃圖其次。至所需砲臺工程細圖。及器械價單。俟芻議果見施行。自當候命遵辦。而遊擊離華以後。倘需單圖。可請諭格魯森廠之駐華經手德商禮和洋行轉告。遊擊隨當辦就。寄華呈閱。至臺防各砲應需之子藥。貴於多備。按大砲之不用快砲門者。如二十八生口徑長砲短砲。每尊至少須備子藥二百出。內計擊甲彈五十顆。平常開花彈及子母彈。大砲之用快砲者。及大口徑快砲。每尊至少須備子藥五百出。內計擊甲彈各七十五顆。平常開花彈二百顆。子母彈二百五十顆。按二十四生砲之子藥。照常分五生七並三生七開共十二生十五生快砲之子藥。係照新法連銅殼等合成一整顆。內計分圈開花彈五百顆。子母彈四百顆。羣子彈口徑小快砲。每尊至少須備彈一千顆。內計分圈開花彈五百顆。子母彈四百顆。羣子彈按砲愈快。則備彈須愈多。小快砲每分鐘時。約能放三十出。故至少須備彈千顆也。查小快砲。首推德國格魯森廠。而硬鐵甲砲臺。及各種鋼甲鎗甲砲架。並照遠電光燈所需之鋼甲架。均為格魯森創製。其駐華經手。為禮和洋行。至大砲及大口徑快砲。首推德國克鹿卜廠。其駐華經手。為信義洋行。如有垂詢之處。可請就近傳諭。此兩洋行。彼必樂於効用也。

附呈江防布置圖三幅。其圖俟訪得再印

揚子江籌防芻議終

各地派報處所

京城電報局

青麻武陽館

天津開口風神廟內西學官書局

山西四义樓輝公館

貴州省城長春巷府尹第李宅

成都新街四益蔚號本分館

重慶夫子池馬宅

萬縣電報局

宜昌二架牌坊江左漢記分局

常德南門外乙海春戒煙藥房

蕪湖電報局

清江浦善後局

常熟景古閣書坊

常州龍城書院

鎮江經理轉寄處大開鹽店巷吳寓

嘉興芝橋街壽宅

湖州蘇家園姚宅

諸暨縣城金大成染坊

台州黃巖縣前柯泰豐

泉州府城南門外閩海關料房

佛山舊嶺柳街百元堂

澳門知新報館

新加坡鴻發棧

又西珠市口鎮甯館

濟南電報局

河南省城黃家胡同陳公館

陝西省城城隍廟西首聚賢齋石印書坊

又南門內文廟後吳氏宗祠

又陝西街善成堂書舖

武昌府前街鴻寶齋內經

沙市七里廟巷江左漢記分局

江西九江福康輪船公司

南京江義和錢舖

揚州電報局

徐州府經屬

江陰永恒義

太倉州復豫錢莊

甯波諸衙弄餘岱鹽局

溫州府城大街世司事坊陳第

道署西轅門外利濟醫院

蘭溪電報局

建甯電報局

潮州城內上東堤廣聚棧

香港上環恒順泰

文直街文裕堂書坊

檳榔嶼嶺南棧

保定電報局

煙台四明公所

雲南省城天順祥票號

甘肅蘭州電報局

又學道街志古堂書坊

夔州西門內楊宏發雜貨舖

漢口黃陂街乙海春戒煙藥房

長沙太平街人和號藝學堂官書處

安慶藩經廳署內吳章齋

淮安城內高公橋劉公館

蘇州香門內侍其巷張公館

無錫北門內太平橋南境王宅

杭州府知縣署內

紹興水澄橋墨潤堂書坊

又瑞安卓忠毅公祠內學計館

福州南街天泉錢莊

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

廣西省城西華門兩粵廣仁善堂

又中環海傍鴻安棧

日本神戶

大坂均同茂泰

准盛號

淮盛號

各地派報處所

本館告白

又續收助資諸君姓氏以後諸公續助之款請於信內書明姓氏官階以便登諸報末幸甚

胡蘄生中丞助銀貳百圓 徐星槎分轉助銀叁佰圓

狄楚卿大令助銀伍拾圓 黃采汀貳尹助銀貳拾圓

本館告白 啟者本埠外埠諸君如有已定閱本報而屆時報不送到者儘可函告

派報處代為查究並可專函知會本館以便詢問而免遺失其 閱報諸君如有

遷居者務祈早日作函知會以免臨時無從尋覓至於府縣官長如有升遷等事

尤望預行知照庶不致遞寄有誤或至失落是為至盼

本館告白 啟者本館因辦事人少故各處賜函除有要語者立行答覆外餘或未

能即覆叢勝之咎知無可辭惟希 諸君子鑒之

譯印西文地圖公會告白 本公會所出股票原定四月十五日截止現因為期太促復

展至五月末為止即懇售票諸君務速於五月前將售款并各票號數函寄湖南省城

內于壽寺地圖公會鄒寓為感或就近交上海時務報館內地圖公會亦可如過期未蒙見覆本公會惟有

將發出未售之票屆期按號登報作為廢紙 謹將續承知會并已將款交付之號數

列後 已收半價二十五元之散票八分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已

收全價一十五元之半票一分一 應贈不取分文之全票一分八

